

汉语原初“是”为“是”指代词

——对早期金文和《诗·颂》中“是”的研究

肖娅曼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文章通过全面考察西周春秋金文和《诗经·颂》的“是”, 采用统计、替换、对比等方法, 通过考察其指代对象, 发现原初“是”与其他指代词不同, 它是一个“是”指代词, 除具有指代性以外, 还含有“是非”之“是”义。表现为专门指代神灵、祖先、尊贵者等、即“是者”, 不指代卑贱丑恶者、即“非者”; 而“兹”“之”“此”“斯”都可指代非者。原初“是”不能被“兹”“之”“此”“斯”所替换, 反之亦然。

[关键词] 原初“是”; “是”指; 是者; 非者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1)01-0043-09

刚出现时的“是”即原初“是”的语义语法性质, 实际上是一个尚未弄清的问题。汉语史学界关于“是”的争论, 一直聚焦于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上。在来源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代词说”, 以王力为代表, 认为“‘是’字是由指示代词发展为系词的”。^{[1]p353} 其二“形容词(副词)说”, 洪心衡、洪成玉等持这种观点, 认为系词“是”是从对事物表示肯定、确认的形容词或副词“是”演变而来的。^[2] 其三“系词说”, 任学良持这种观点, 认为“三千年以来, 判断词‘是’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是”原本就是系词, 不存在演变问题。^[3] 系词“是”的来源与“是”的原初性质是不同的问题, 后者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因为系词的来源问题, 需要从原初“是”那里找到根据。以上三种观点中, 明确涉及“是”的原初性质的只有“系词说”, 因为任学良说“‘是’原本就是系词, 不存在演变问题”。“代词说”派虽未直接讨论这一问题, 但从此派所有论述看, 他们是把“是”的来源问题和“是”的原初性质问题看成一回事的。“形容词(副词)说”派没有表现出把形容词(副词)“是”看作原初的“是”, 实际避开了原初“是”的问题。仅从以上情况就可以肯定: 原初“是”的性质问题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如此, 但迄今却未见对此展开讨论, 而要真正弄清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 这显然是第一个环节。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索。

—

在讨论原初“是”之前, 还有一个更为前设的问题: 各家所说的“是”是否是同源的? 如果是, 那么两派之说就可归诸于同一个起点; 如果非, 就另当别论。因此, 需要首先简单讨论一下两派所说的“是”是否同源的问题。而要讨论这一问题, 又涉及一个条件: 我们是否有原初“是”的材料。

就现有资料和学术界的共识看, “是”不见于甲骨文, 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有没有可能“是”字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出现, 只因为甲骨文数量有限, 记事简略, 并且只记占卜活动等等原因, 没

有被记载下来呢？但与时代稍后的西周金文、《易经》《尚书》相比，甲骨文出土数量不算少，共有单字 4672 字（可识别的单字约 1700 字），^[4]《尚书》全书用字也不过 1900 余，“是”却出现在其中；与甲骨卜筮性质相似的《易经》篇幅更小、用字更少，“是”也出现于其中。从这些情况看，“是”字很可能在甲骨文时代确实还没有出现。此外，西周金文中，“是”十分罕见，仅见 4 例，^[5]这也与“是”刚刚出现的情况吻合。基本可以肯定，“是”字约出现于殷周之际。如果是这样，应该说原初“是”的材料不仅保存着，而且相当完整。因为，从甲骨文时代起，汉语文献已有不少保存下来，甲骨文时代之后更有大量文献保存完好。因此，可以说，我们具备了研究原初“是”的材料条件。

那么，各家所说的“是”是否同源呢？除任学良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上古早期的“是”已有系词，他们举了《诗经》中几个例子：“骐骝是中，騊駼是骖。”（《诗经·秦风·小戎》）“载是常服。”（《诗经·小雅·六月》）“曾是彊御。”（《诗经·大雅·荡》）“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6]而这些“是”在“代词说”一派看来都是指代词。因此，“系词说”和“代词说”派所说的“是”是同源的。至于“形容词（副词）说”，洪心衡分析了《孟子》中的许多例子，其中有：“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孟子·万章上》）这些例中的“是”，也正是“代词说”派所认为的指代词。

洪成玉举了另一些例子：“用己者未必是也。”（《吕氏春秋·务本》）“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孝。”（《韩非子·显学》）“是不是而非不非。”（《吕氏春秋·正名》）这些“是”当然不是指代词。但从洪成玉先生所举的全部例子看，最早的也已是战国末年的文献了。根据我们的调查，西周春秋金文中，没有发现一例“是”（时）作形容词，《易经》《尚书》中也未发现。据向熹研究，《诗经·颂》中也没有“是”（时）作形容词用，《大雅》有个别“时”、《小雅》有两例“是”作形容词用。^[7]它们不像原初形态。

不少学者指出指代词“是”与形容词“是”有联系。例如：洪诚认为，演变为系词的“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8]林序达不仅认为二者有联系，而且认为它们同源。他说：“指示代词‘是’之可以具有确认或肯定作用，事理完全可通。因为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9]没有见到对这一看法的讨论。这有两种可能：第一，学者们赞同林先生的意见；第二，这一问题无从讨论，既没有材料否定它，也没有办法肯定它，只能存而不论。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并非无从讨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是”的材料应该没有缺失，现在最重要的，一是确定原初“是”的材料，二是用科学的方法弄清这些原初“是”的语义语法性质。

为了保证“是”的材料的原初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材料须符合以下三个要求：一、必须最古老；二、必须可靠；三、必须成类。《尚书》中虽有篇章成书很早，但因其中混有伪文，不符合第二条；《易经》时代虽早，但其中仅见个别“是”，不符合第三条。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是西周春秋金文和《诗经》的《颂》诗。

西周金文本是考察“是”最古老最可靠的语料，但西周时“是”刚刚出现，材料非常有限，因此，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春秋金文；《诗经》文献可靠，其中的《颂》大都是西周至春秋早期作品，可与同时代的金文互相参证。原初“是”主要出现于“X 是 V”和“是 V 是 V”二式中，又以前者为主。西周春秋金文中只有“X 是 V”式，没有“是 V 是 V”式。从时间上看，“X 是 V”也早于“是 V 是 V”式。因此，除了一些指代性质清楚的“是”（时）外，“X 是 V”式是研究原初“是”的最好材料。

对原初“X 是 V”式中的“是”，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指代词，部分学者认为其中有些是系

词。实际上,持“是”一出现就是指代词观点的学者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原初“是”有几分像指代词,又不完全像;同时,即使认为“X是V”中有的“是”为系词的学者,也都承认大多数的“是”为指代词。而且早期金文和《诗经》的《雅》《颂》中确有“是”(时)指代性质确定的例子:例如“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更晚的文献中,指代性明确的“是”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这些都表明原初“是”确有指代性质。

指示词是语用学中最重要研究对象。语用学认为,指示词“在不知其使用语境时就无法确定其所指语义”^[12]。语用学的这一观点启发我们,可以在语境中考察“是”和其他指代词指代的对象,配合使用对比法、替换法,通过它们指代的对象,就可分离出“是”与其他指代词的差异,从而发现“是”的语义语法特性。为保证严格的科学性,还必须进行穷尽性考察,即采用统计法全面考察早期金文和《诗经·颂》中的全部“是”,尤其是“X是V”式。

二

“是”最早出现于约作于周昭王前后的沈子簋“懿父迺(乃)是子”中。此例“是”本是研究原初“是”最早的材料,但对此例“是”的语义语法性质却各说不一。独此一例,的确很难轻下结论。早期金文和《诗经》的早期篇章中共有6例作主语的“是”(时),由于成类,且指代性质清楚,首先考察。先全部引出:

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诗经·周颂·赉》)

敷天之下,哀时之对。时周之命。(《诗经·周颂·般》)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诗经·大雅·生民》)

丕显穆公之孙,其配毳(襄)公之妣,而碱(成)公之女,雩生弔(叔)尸(夷),是辟于齐庚之所。是忞(恭)遯,靈力若虎。^①(《叔夷鍾》)

头2例分别出自《诗经·周颂》的《赉》《般》。《周颂》是西周初年的文献,即“是”刚刚出现时的文献,对认识原初“是”十分重要。对《赉》中“时周之命,于绎思”,郑玄笺:“劳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朱熹《诗集传》:“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复商之旧矣。”对《般》“哀时之对。时周之命”一句,郑玄笺:“哀,众。对,配也。遍天之下众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这两例“时”指代的是周之时运。时运体现天意,即它们指代体现天意的时运。《诗经》中时代较早的《大雅·生民》一篇中也有2个“时”。对“时维姜嫄”,郑玄笺:“时,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时维后稷”郑玄笺:“是为后稷。”此二“时”分别指代姜嫄和后稷,而二人皆为周之祖先。周族的始祖姜嫄履上帝之迹而生后稷,后稷承天意而生,虽被弃,但“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②“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这就是说,姜嫄和后稷皆非凡人,而是为天神所垂青者。它们也与天神有密切联系。对《叔夷鍾》的两个“是”,《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注:“辟,犹仕也,古者人君为辟(名词),君事人亦为辟(动词)。”铭文歌颂“辟”于齐侯的叔夷,而“是”称代的就是叔夷。君王皆承天意,叔夷恭敬事君,自是合于神意之人。上古早期,“是”“时”为同一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这是汉语史学界的共识。^③因此,这两例“是”与前四例“时”指代的对象也一致,即都指代体现天神者。

①“忞”,《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悄”;《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志音,小心义。”

②《诗·大雅·生民》毛传:“腓,辟。字,爱也。”

③关于“是”“时”的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上古作指代词的“时”与“是”为异体字,即为同一个词的不同文字形式。笔者认为“时”为“是”的母体,“是”从“时”分化而来。

时代最早、用法确定的作主语的指代词“是”（时）只有这6例，它们却有着共同特征：都指代歌颂赞美的对象——是者。根据既有语言学理论，指代词本身没有固定实义，它的意义是在语用中由它所指代的对象临时赋予。换一种说法，即“是”在语用中应该可以指代任何对象，可以指代任何尊卑、贵贱、真假、善恶、美丑之事物。可是，这6例“是”指代的对象却有两个共同特征：神圣、尊贵。这正是与“非”相对的“是”的含义，后面将看到，原初是只指代“是”者。

《诗经·颂》中还有1例“是”与上例类似：“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诗经·鲁颂·閟宫》）对“是生后稷”的“是”，郑笺曰：“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孔颖达疏为：“是所生者，乃是后稷。”郑玄实际是将此例“是”看作连词，而孔颖达则视作指代词。两种讲法在诗中皆通，不过作指代词讲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诗经》和西周、春秋金文中，没有“是”单独作连词讲的。如果作指代词讲，“是”指代周的祖先后稷。实际上，究竟怎么讲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无论什么词，它都与“上帝”联系在一起。

几例“是”（时）都异乎寻常的与天神联系在一起，这虽不足以得出原初“是”都指代“是”者的结论，却足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几十例原初“X是V”中的“是”是否也都指代“是”者？

三

西周春秋金文有“X是V”句23例，《诗经·颂》19例，共42例。前文已述，原初“X是V”中的“是”有几分像又几分不太像指代词。这些“是”主要处于动词前。动词前一般有三个语法位置：主语、前置宾语、状语，这些正是指代词所能出现的位置。代名词可以处于主语、宾语位置，代副词可以处于状语位置。至于这些“是”究竟是代名词，还是代副词，可以暂且不论，我们来集中关注这些“是”指代的对象。

当我们一一考察这些“是”指代的对象，结果是：所有这些“是”都指代“是”者，即神圣尊贵者。下面将“是”指代的对象分为三类：神灵、神物、天时。神灵包括天神、国君；神物包括庙宇、祭品、供品和帝王的赏赐物；天时包括自然现象时节和时运。金文中因有不少句式相仿或完全相同，也因再现字型困难，这里只列出部分；《诗经·颂》中的材料，除“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稍后讨论）外全部列出。金文文字根据释文的简体录出：

指代神灵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诗经·周颂·执竞》）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诗经·周颂·有瞽》）

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经·商颂·长发》）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诗经·鲁颂·閟宫》）

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诗经·鲁颂·閟宫》）

指代神物

子子孙孙永保是从。（攻敌戕孙编钟甲）

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诗经·商颂·玄鸟》）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糝是承。（《诗经·商颂·玄鸟》）

不竞不隳，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诗经·商颂·长发》）

不震不动，不戢不隳，百禄是总。（《诗经·商颂·长发》）

是断是迁，方斲是虔。（《诗经·商颂·殷武》）

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诗经·鲁颂·閟宫》）

百民是奠。(曾子伯旂鼎)
用考用享,民俱是向。(曾子伯旂鼎)
子子孙孙永保是尚。(者减钟)
载公眉寿,邦邦是保。(邾公华钟)
子子孙孙,世世是若。(徐王鼎)
子孙是若。(申鼎)
书之子孙,万世是宝。(欒書缶)
彼吉人享,士余是尚。(徐音尹钲)

指代时运

保彼东方,鲁邦是常。(《诗经·鲁颂·閟宫》)
鲁侯燕喜,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邦国是有。(《诗经·鲁颂·閟宫》)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
天命是遐。(蔡侯编钟)

其他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诗经·商颂·长发》)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诗经·商颂·长发》)

前三类中的“是”和最后二例“是”都指代虔敬尊崇的对象,即都指代“是”者。试将指代词“兹”“之”“此”“斯”去替换这些“是”(时),我们发现这些“X是V”中的“是”不能被替换。如果认为其他指代词之所以不能替换这些“是”是因为句式的关系,那么,作主语的“是”(时)没有这个因素,其他能够作主语的指代词(如“兹”“此”)就应该可以替换这些“是”。可是,情况并非如此。“时维姜嫄”“时维后稷”“是辟于齐戾之所”的“是”(时)都不能用“兹”“此”替换。“时周之命”今天似乎可以说成“此周之命”,但上古早期没有这种说法,西周春秋金文和《易》《书》《诗》中找不出一例类似的例子。这说明,原初“是”虽然因具有指代性和“兹”“之”“此”“斯”同属指代词,但又与它们不同,原初“是”是有实义的,这就是“是非”之“是”的最初含义,其中含有神圣、尊贵、肯定等义素。

四

将金文中的“是”“之”作穷尽性对比,会进一步证明“是”具有神圣、尊贵、肯定等义素。西周春秋金文中,指代词“之”的出现频率很高,比“是”多得多。青铜器上的铭文无论长短,总有一句话总括铸器意愿,如祭祖祈福、勉励告戒等,“是”与“之”往往就出现于这类表明意愿的句中。这些“是”“之”都被认为是指代词,且都被认为是宾语,只是前者前置,后者后置。通过比较会发现,“是”“之”的差异不仅是语法位置的不同,更是指代对象的不同。

《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殷周金文集录》所收集的西周春秋金文中,“是”共出现26次,其中“是”、“之”句式相对的分别为:“是”19次、“之”58次。为突出二者不同,根据“是”“之”前后词语的异同进行分类。金文字型再现困难,除特殊需要的外,将根据以上三部金文研究著作释文的简体录出;材料后括符内是同类形式出现的次数:^①

^①“之”的出处略去,“是”的出处从上到下依次为(含同类者):者减钟、陈公子颯、徐音尹钲、伯亚臣罍、徐王鼎、申鼎、攻×戕孙编钟(甲)、臧孙钟、蔡侯编钟、曾子伯旂鼎、毛公旅鼎、虢季子白盘、攻敌王夫差剑(甲)、余义钟、栾书缶、邾公华钟、邾公铨钟、晋姜鼎、王子午鼎。

是

永保是尚。(3)
 永宝是尚。(1)
 子孙是若。(2)
 永保是从。(2)
 天命是逕。(1)
 民俱是嚮。(1)
 是用寿考。(1)
 是用左王。(1)
 先人是誼。(1)
 后民是语。(1)
 万世是宝。(1)
 邾邦是保。(1)
 分器是寺。(1)^①
 子孙是利。(2)

之

永保用之。(24)
 永宝用之。(10)
 永寿用之。(5)
 永用之享。(1)
 子孙用之。(1)
 永用之。(4)
 永保鼓之。(6)
 秦悉为之。(5)
 永保之。(2)

如果“是”“之”都是单纯的指代词,都没有别的语义色彩,只有语法分工的不同,二者的差别只应反映在“是”“之”的语法位置上,即“是”居于动词前,“之”居于动词后。可仔细观察上面“是”“之”结构,就会发现二者的不同不仅仅在语法位置上,它们各自搭配的动词不同,因而称代的对象也不同。

58个“之”,只与用、鼓、为、保4个动词搭配,4个动词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使用之词(用、鼓、为),与这类动词搭配的“之”共56个,占96.55%;第二类为保持之词(保),与这类动词搭配的“之”共2个,占3.45%。从与“之”搭配的动词看,“之”被主要当作使用对象,也就是说,“之”指代的就是青铜器这一物品。

19个“是”,搭配的动词有11个:尚、若、从、逕、嚮、利、宝、保、寺、用、语(誼)。从“是”与动词的关系看,与“是”搭配的动词也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虔敬、祈福之词(尚、若、从、逕、嚮、用、利、语),与这类动词搭配的“是”共16个,占84.21%;第二类为保有之词(宝、保、寺),与这类动词搭配的“是”共3个,占15.79%。从“是”与前后词语的关系不难看出,“是”虽然也指代被铸造的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却不是作为器物拿来用的,而是作为神明、祖先的化身,是能荫庇铸器者和后世子孙的神器,是被尊崇、景仰的对象;因而这19例“是”指代的是尊崇的对象。

与“是”搭配的第一类词中,“尚”、“若”、“从”等表现出的虔敬之意自不必说,“是”指代的就是“尚”“若”“从”的对象。剩下的“逕”、“嚮”、“誼”“利”、“语”,需要稍加说明。“逕”出自蔡侯编钟“霍霍为政,天命是逕,定均庶邦,休有成庆。”此句《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为:“为政不怠,尊奉天命,安定调均地相处,称美得到的盛福”,可见“逕”为尊奉一类意思,“是”也就是尊奉的对象。“嚮”出自曾子伯斿鼎:“用考用享,民俱是卿(嚮)”,《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为:“民皆景仰”,可见“嚮”也是景仰之词,“是”也指代的是景仰的对象。“誼”出自攻敌王夫差剑(甲):“子孙用之,先人是誼(娱)。”为娱先人而造器,也见出对祖先的虔敬,“是”仍然指代尊崇的对象。“利”与“语”都是为子孙祈福之词,^①“是”指代的也都不仅是使用的器物。

^①全句为:“台嘉者(诸)士,至于万年,分器是寺。”(郑公铎钟《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寺,持也。”)

“是”句中有 2 个“是用……”与 56 个“用之”的关系非常引人注目。由于二词搭配的动词完全相同，“是”“之”与“用”的关系就应该相同，“是”“之”都该是“用”的受事，也就是“是”“之”都指代器物。但仔细比较“是”“之”二句，就会发现“是”“之”的意味大不相同，因为二者之“用”的施事(主语)不同，“是”仍然含有神圣意味，而“之”则不然。请比较：

“是”句

“之”句

是用寿考。(毛公旅鼎) 永保用之。(者减钟)
 是用左(佐)王。(虢季子白盘) 永宝用之。(善鼎)

从这两个“是用……”句可以看出，“是用”还不是固定结构，即还不是表示“因此”之义的连词；“用”还是动词，也就是和“用之”的“用”一样。但是，无论是“永保用之”还是“永宝用之”，“之”也都不过是“物”；而“是”却可以用来使“考”增“寿”、可以“佐王”，可见非一般之器物。如果说这二例“是”联系的虔敬行为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那么，为什么西周春秋金文中 56 个“用之”无 1 例构成“用之寿考”或“用之佐王”一类句子，26 例“是”又无 1 例构成“子孙是用”或“后人是用”一类句子，而唯有的 2 例“是用”又恰恰都是虔敬行为？这显然不能用“偶然”解释。

“是用寿考”“是用佐王”分别出自毛公旅鼎和虢季子白盘，而它们均是西周青铜器，这就是说，金文中这二例“是用”之“是”为“是”的最原初的用法。这就说明，最初，称代尊贵者用“是”，不用别的指代词。可将“是”“之”二词表示平凡使用和表示虔敬尊崇之间的数据关系简示如下：

	是		之	
	数	%	数	%
虔敬尊崇	19	100	2	3.45
平凡使用	0	0	56	96.55

西周、春秋金文和《诗经》的《颂》《大雅》中的“是”，普遍称代(作主语或宾语)至尊至上者，这从正面直接说明了所谓的指代词“是”最初的语义内涵；同时，我们没有发现 1 例其他指代词称代神圣者的例子，这从反面证明“是”与其他指代词的语义分工：只有“是”称代尊崇者。

西周春秋金文中，我们搜集到的全部 30 个“是”中(含 4 个“是以”结构)，无 1 例指代非者；而在罕见的反面告戒铭文中，就有“之”指代否定对象，如：“勿有不義訖之於不啻。”(者刃钟)^②。也就是说，西周春秋金文中，“之”可以指代非者，“是”只指代是者。《诗经·颂》全部 29 个“是”和所有作主语的“是”中，也无 1 例指代“非”者。但《颂》中总共出现的三例“此”中，却出现了指代“非”者的例子，将《颂》中 3 个“此”例列出：

在彼无恶，在此无斃。(《诗经·周颂·振鹭》)
 貽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
 顺彼长道，屈此群丑。(《诗经·鲁颂·泮水》)

这三例“此”有两例不指代“非”者，但也不像“是”那样指代“是”者，而是表示与远指“彼”相对的近指，不表示近指的那例“此”指示的就是“非”者。也很容易找到其他指代词指代否定对象的例子，如“蠢兹有苗，昏迷不恭。”(《尚书·大禹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大雅·抑》)

①两个“利”分别出自：“万岁无疆，用言用德，畹保其孙子，三寿是图(利)。”(晋姜鼎)；“万年无谏(期)，子孙是利”(王子午鼎)。“语”出自：“子孙用之，后民是语(娱)。”(余义钟)
 ②《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注：“訖，谋也。”

一切都表明,原初“是”具有其他指代词所没有的特殊作用:专用于指代“是”者。

五

实际上,全部西周春秋金文和全部《诗经·颂》诗中,只有以下几例令人迷惑,先引在下面:

懿父迺(乃)是子。(沈子簋)

无唯正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丧我国。(毛公鼎)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诗经·周颂·酌》)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鲁颂·閟宫》)

西周初年沈子簋中“懿父迺(乃)是子”的“是”为最早最确凿“是”例。对此例“是”,唐蘭认为“‘是’当读如‘祗’,《说文》:‘爱也’”。^[11]裘锡圭认为“似指作器者自己”^[12]。裘先生是从“是”最初为指代词的观点出发的,而唐先生是从铭文的语境和语言结构出发来判断此例“是”的(因文字再现困难,不能录出全文)。有意思的是,如果不把二者彼此对立,而是将两种意见结合起来,这例“是”又与绝大多数原初“是”一致:即此例“是”的确是一个指代词,但它指示的是美德(笔者另文专门讨论)。^[13]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迺唯是丧我国”的“是”同样是一桩悬案,但无论这个“是”字的语法性质如何(很可能作主语),它都具有神意,因为能“丧我国”者只有“天”。这样,基本可以肯定,西周的全部4例“是”(另2例为“是用寿考”、“是用佐王”)都为实意指代词,即“是”指代词。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两个“是”如果是复指“戎狄”“荆舒”,指代的就是否定性对象。但也还有另一种解释,这两个“是”为代副词作状语,限定“膺”和“惩”两个动词,字面上可以讲作“这样地”,实际隐含“合天意地”一类意思(“是V是V”的“是”即是这样,另文讨论)。如果是这样,此例“是”仍然为肯定性指代词,只是不是代名词,而是代副词。当然,此例出自《鲁颂》,时代较晚,也可能反映着指代“是”开始了失去其中的神圣、肯定性素的过程。

对“遵养时晦”中的“时”,孔颖达疏:“毛谓武王取纣,郑谓文王养纣。”《尚书》中还有一个类似例子:“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前者指示殷纣王,后者指示夏桀,都是否定对象。这似乎与绝大多数原初“是”的用法截然相反,因为上述原初“是”(时)都指代肯定性对象。是否能因此二例推翻原初“是”为“是”指代词的结论呢?不能。这两个“时”与其他“是”(时)有两点不同:一是都指代否定对象;二是都为定语(其他“是”(时)都为宾语或主语)。不过,它们与绝大多数“是”(时)又有共同点:都指代地位极高的尊贵者。因此,即使这两例指代否定者的“时”仍然和天神联系在一起,它们是辜负天意被天所弃者。这一点很重要,这说明它们与“蠢兹有苗”“屈此群丑”中的“兹”“此”完全不同。事实上,两例“时”绝不能用“兹”“此”替换,反之亦然。至于这两例“时”与其他所有“是”(时)的对立,也不难解释。“是”失去神圣性和肯定性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便是从作定语的“是”开始的,因为定语后的中心语包含必要的信息,定语有无肯定性都不会影响中心语包含的肯定(是)或否定(非)的性质。

发现原初“是”专用于指代“是”者,含有“是非”之“是”意,可以解开有关“是”的许多疑团。例如,在早有代词“兹”“之”、同时期又有“此”“斯”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指代词“是”?为什么指代词“是”与系词语法有联系,形容词“是”与系词语义有联系?为什么指代词“是”与系词“是”(隐含确认义)那么难于划清界限?为什么不少学者认为“是”“不是纯粹指代词”,“它有以指示表肯定的意义”?^[14]本文的研究表明:原初“是”并非如今天的指代词一般没有实义,没有色彩,而是有着实义的“是”指代词。

参考文献：

- [1] 王力. 汉语史稿(中)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2] 洪心衡.《孟子》里的“是”字研究 [J]. 中国语文, 1964, (4).
洪成玉. 判断词“是”的来源——与王力先生商榷 [J]. 河北师院学报, 1980 年, (1).
- [3] 任学良. 判断词“是”见于先秦说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0, (2).
- [4] 甲骨文编(改定本)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9).
- [5] 马承源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 [M]. 台湾大通书局, 1971.
四川大学历史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录 [M]. 四川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周法高主编. 金文诂林 [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4.
- [6] 赵立哲. 再论先秦时代的系词“是”及其发展——兼以请教于王力先生 [J]. 辽宁大学学报, 1959, (2).
徐德庵. 上古汉语中的系词问题 [J].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81, (2).
张柏青. 汉语系词“是”出现时代新探 [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1980, (2).
吴泽顺. 古汉语系词刍议 [J]. 吉首大学学报, 1984, (2).
- [7] 向熹. 诗经词典(修订本) [M]. 四川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 [8] 洪诚. 论南北朝以前汉语中的系词 [J]. 语言研究, 1957, (2).
- [9] 林序达. 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洪心衡等先生商榷 [J].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79, (2).
- [10] Bar-Hillel, Y. 1954: Indexical Expressions, Mind 63, reprinted in Bar-Hillel 1970: Aspects of Langu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11] 唐兰. 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沈子簋注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2] 裘锡圭.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J]. 中国语文, 1979, (6).
- [13] 肖娅曼. 原初“是”的混一性——沈子簋之“是”与代词说和形容词说 [A]. 汉语史研究集刊(十) [C]. 四川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作者简介】肖娅曼,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理论语言学研究。

【责任校对:余月】

Key words: corpus;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s; written language; spoken language

Xiao Yaman, Chinese Primary *shi* (是) is a Pronoun of Rightness: A Study on *shi* (是) in 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Hymns in *The Book of Songs*

Abstract: This paper fully examines *shi* (是) in early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Hymn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probes into its indicated ones by using methods of statistics, substitution and comparison. It concludes that Chinese primary *shi* (是), different from other pronouns, is a pronoun indicating the rightness. Besides indicating, *shi* (是) also means right in the idea of rights and wrongs. *shi* (是) is specially employed for gods, ancestors and honored ones, indicating rightness, not wrongness. But *zi* (兹), *zhi* (之), *ci* (此) and *si* (斯) can indicate wrongness. Therefore the pronoun *shi* (是) cannot be replaced by *zi* (兹), *zhi* (之), *ci* (此) and *si* (斯), and vice versa.

Key Words: primary *shi* (是); pronoun shi; rightness; wrongness

Li Fengjuan, Zhang Xiancheng, Research on Quantifiers in Wu Bamboo Slips

Abstract: Through a thorough research on quantifiers in Wu Bamboo slips, we get 40 quantifiers altogether, and some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quantifiers and their calling methods: *ting* (町) in Wu Bamboo slips means *chu* (处), a natural unit quantifier, having nothing to do with square measure quantifiers; *dan* (石) is a capacity quantifier which means bigger than *hu* (斛); *bu* (步) is used as a square measure quantifier before the Three Kingdoms time; both *suo* (所) and *chu* (处) are used as location quantifiers in the Three Kingdoms time; *qian* (钱) is not grammaticalized enough as to be used as a quantifier.

Key Words: Wu Bamboo slips; quantifiers; research

Ling Yu, Qin Hualin, Yang Shuda (杨树达)'s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Abstract: Yang Shuda (杨树达) made extremely large contribution to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in The Book of Songs. He had an important academic position in modern learning hist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We should summarize and take his research results and methods seriously.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s; works of Yang Shuda (杨树达); unearthed literature; method of dual corroboration

Li Huiling, More Words on the Old Saying *Judging One's Learning by One's Punctuating Books*

Abstract: The meaning of punctuating books is either to refer to just the means of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tunes of the soun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or to refer to th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periods and commas, understandings of meanings and pronunciations of words, which I don't think can express what it really refers to. According to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real objects handed down from age to ag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consider that punctuating books has two actual contents: First, to express periods and commas by punctuating sentences; second, to mark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tunes of the sound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with phonetic symbols by doing that. In order to let readers have a direct percep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wo "punctuating books" specimens: one is "The Variorum of the Analects"; the other is "The Thirteen Annotated Classics Punctuated by Huang Kan".

Key words: punctuating books; *Zixia Ji* (资暇集); YueJun; HuangKan